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甘肃文化翻译中心

编

译

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

总主编 郑炳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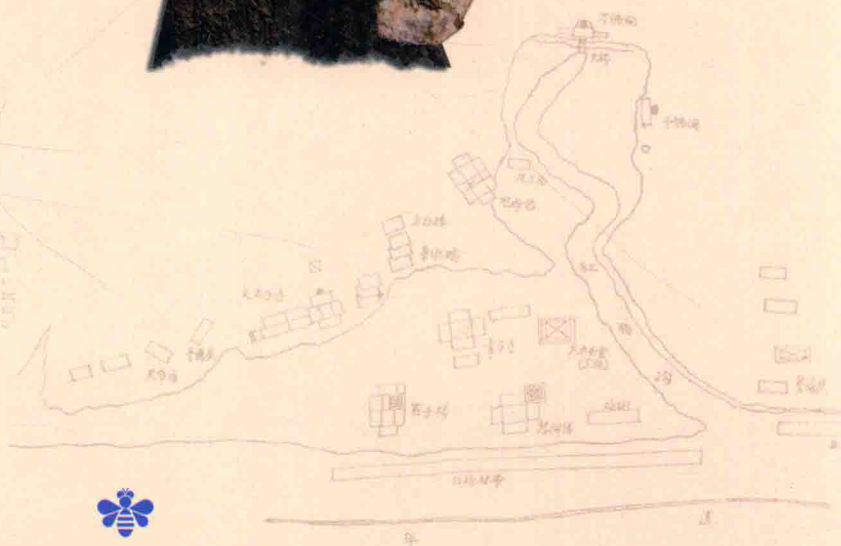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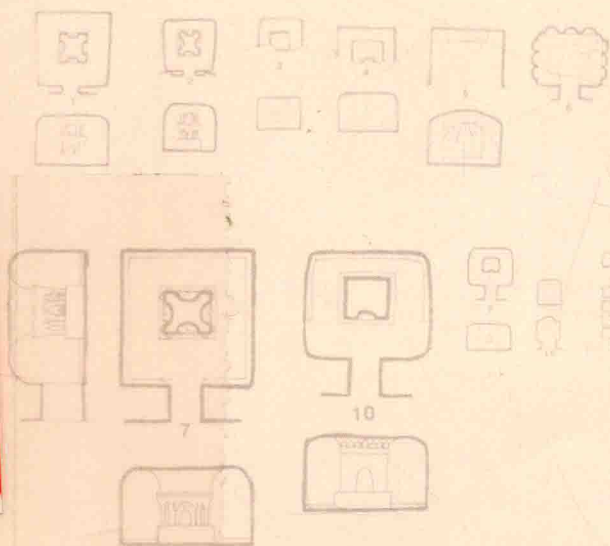
文殊山石窟



Wenshushan Grottoes

姚桂兰

主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文殊山石窟



Matisi Grottoes

主编 姚桂兰

副主编 秦春梅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文殊山石窟 / 姚桂兰主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527-0539-3

I. ①文… II. ①姚… III. ①石窟—介绍—甘肃
IV. ①K8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3421号

文殊山石窟

姚桂兰 主编

责任编辑: 杨继军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制 版: 王 晓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57(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印 刷: 兰州华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31千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5527-0539-3

定 价: 2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总 主 编：郑炳林

编 委：

王卫东 王 韬 刘晔海 陈晓玲

张志勇 郑炳林 姚桂兰 郭玉琴

秦春梅

主 编：姚桂兰

副 主 编：秦春梅

撰 文：秦春梅

摄 影：孙志军 魏文斌

图片编辑：张志勇

英文翻译：崇兴甲

序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佛教自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后，至4—5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普及和发展。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佛教图像也随之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两汉三国时期有了初期的佛教图像。但这不足以满足当时佛教发展及佛教供养礼拜、修行等的需要，至十六国时期，玉门关以东，逐渐开始了石窟寺的开凿，并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兴盛。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成为河西走廊及陇右最早开凿的石窟寺，至北魏、东西魏及北齐周时期，北方地区佛教迅速发展，石窟寺的开凿蔚然成风，中原内地如云冈、龙门等皇家石窟寺的开凿，造就了佛教石窟艺术的极度兴盛。

甘肃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佛教传播和石窟寺的开凿首先在这一地区兴起并向中原内地传播，因此甘肃石窟成为中国石窟寺艺术兴起、发展乃至衰落全过程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及永靖炳灵寺、庆阳北石窟寺等著名的石窟寺外，现今分布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北麓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群作为北朝以及晚期石窟寺的重要代表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考察和研究。

马蹄寺石窟群包括金塔寺，马蹄寺南、北寺，千佛洞及上、中、下观音洞等七个部分，分布零散，构成一个大的石窟群落。文殊山石窟位于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祁连山北麓文殊山中，俗称“小西天”，最盛时有禅室三百。这两处大型石窟寺群落成为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重要城市张掖最著名的石窟寺。根据目前的研究，其最初开凿的洞窟为金塔寺的两个洞窟（东窟和西窟）、千佛洞的几个中心柱窟（第1窟、第2窟、第4窟、第8窟等）以及文殊山的前山千佛洞和万佛洞、后山的千佛洞和古佛洞、禅窟等。其始建年代分歧较大，1954年知名美术史学家史岩先生对散布在河西走廊南山的石窟寺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识到了其重要

性，并对之做了初步的年代研究，认为其开凿于北朝时期。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河西走廊南山的众多石窟寺包括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及文殊山、玉门昌马等石窟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发表了调查简报，于1987年编著出版了《河西石窟》，提出了“凉州石窟”的概念，并将其中的大部分石窟寺的创建年代定为北凉据有河西时期。著名的石窟寺考古专家、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在资料陆续公布的基础上，对凉州石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于1986年撰文提出了著名的“凉州模式”，成为研究河西凉州系统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然而，随着区域间佛教艺术的系统对比研究以及佛教艺术中心论的提出，对于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的认识，逐渐出现了新的认识。1994年宿白、马世长教授带领李裕群、暨远志等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对河西石窟又进行了一次调查，之后暨远志连续发表三篇关于武威、张掖、酒泉地区的早期石窟分期研究论文，将大部分尤其是金塔寺、千佛洞及文殊山的早期洞窟开凿年代定为北魏时期。日本的八木春生、我国台湾的李玉珉教授等通过与莫高窟、云冈等石窟诸多元素的比较，认为金塔寺石窟应创建于5世纪后期的北魏时期。对河西石窟研究尤为着力的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宝玺先生，在数十年的不断积累后，于2016年出版了《河西北朝石窟》一书，对河西地区的早期石窟重新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发表了许多早期拍摄的图片，提出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的创建年代最早应该为北魏时期。以上诸多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河西地区的石窟寺有着重要贡献。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辑的“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石窟艺术，以期引起各方面更多的关注，并进而促进这些石窟寺的深入研究和全社会参与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马蹄寺、文殊山石窟群作为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石窟寺类文化遗产，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其内涵，认识其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价值，并为将来申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做积极的准备。因此，编辑《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文殊山石窟》三本图录，更多地刊布基础性图片资料，并将之纳入“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2018年5月30日于兰大衡山堂

目 录

Contents

丝路禅林 边郡西天——文殊山石窟 魏文斌 / 1

前山万佛洞 / 15

前山千佛洞 / 142

后山千佛洞 / 178

后山古佛洞 / 195

文殊寺 / 206

重修文殊寺碑 / 215

参考文献 / 216

英文翻译 崇兴甲 / 217

图版目录 / 245

后记

丝路禅林 边郡西天——文殊山石窟

魏文斌

文殊山石窟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镇，酒泉市西南15公里的嘉峪山中。石窟所在地原属汉代河西四郡酒泉郡（隋仁寿二年即公元602年置肃州）。该区域自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带，酒泉干骨崖、西河滩等遗址的发掘，说明源于甘肃东部地区的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向西推进到了这一地区，具有鲜明特色的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等青铜文化在这一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硕果。汉置河西四郡后，酒泉与敦煌、张掖、武威一样，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居延破城子和敦煌悬泉置出土的驿置道里简显示，酒泉郡所辖的驿置有表是、乐涇、绥弥、酒泉、禄福等，它们构成了汉代从长安至敦煌驿道重要的一节。^①现酒泉、嘉峪关两市境内的果园—新城墓群中的画像砖中的驿使图像，表现了魏晋时期使者驰往于河西驿道上的图景；农耕图以及放牧图则展现了河西地区农耕与畜牧并重的社会经济形态；东王公西王母等汉代以来流行的传统图像出现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中，显示汉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而大量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出现于墓室壁画中，也反映了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状况。^②西沟唐墓展现了丝绸之路的通畅以及大唐文化植根于此的盛景。公元1世纪以后，随着佛教开始向中国传播，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佛教传播最重要的通道。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东汉“浮屠简”，表明敦煌已有佛教建筑，并以之命名最基层的行政单位。^③以“敦煌菩萨”竺法护为代表的一批活跃于河西地区的印度、中亚、西域、中原内地及河西本地的高僧建寺延学、译经坐禅，形成了河西佛教文化圈。以凉州敦煌和姑臧为中心

① 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甘肃省文物队等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与敦煌早期佛教传播》，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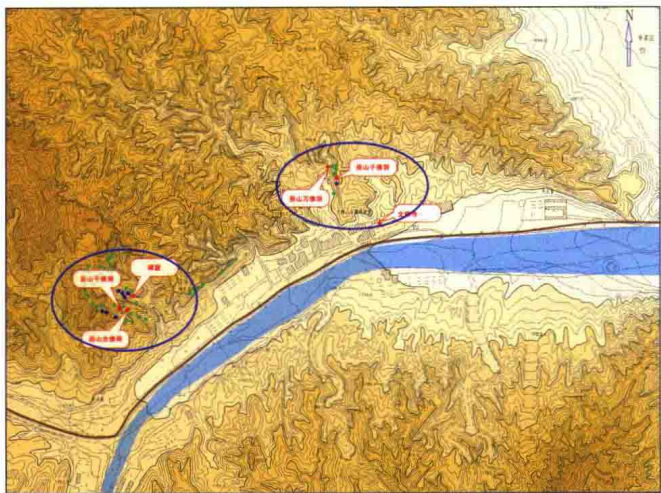


图1 文殊山石窟主要洞窟分布图

的竺法护僧团及昙无讖僧团致力于经典的传译，河西凉州并成为北魏灭北凉之前的禅法中心，玄高等一批著名禅僧往之。在西游的僧侣中，不乏河西当地之人，如酒泉慧览、张掖智猛、凉州宝云及智严、敦煌竺法护等，皆有名当时。^①4世纪中叶时，河西开始出现了佛教石窟的开凿，乐僔等和尚率先在莫高窟开凿洞窟，至5世纪初，统治河西的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开凿石窟，应该是河西走廊有规模开凿石窟的开始，至5世纪后期及6世纪初，河西四郡附近都有了石窟寺开凿事业，基本奠定了河西石窟的分布格局。文殊山石窟即在此背景下产生，成为酒泉郡附近的大型石窟及佛教聚落。

石窟集中在文殊沟北岸两座山腰间。东经98°20′~98°21′，北纬39°38′~39°39′，海拔1788米。现存寺院及洞窟遗存主要分为前山和后山两个区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石窟群（图1、图2、图3）。

历史上文殊山石窟洞窟较多，寺院分布密集，号称“三百禅室”。清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载：“文殊山，（酒泉）城西南三十里。山碛之内，凿山为洞。盖房为寺，内塑佛像。近年又修庵阁，



图2 文殊山前山区洞窟

^① 关于河西高僧，杜斗城从各种史料辑录编撰而成的《陇右高僧录》可参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图3 文殊山后山区洞窟

曰黑窑洞、曰红门寺、曰大士清庵、曰台子寺、曰接引殿、曰亥母洞、曰圆觉庵、曰千佛阁、曰观音堂、曰玉皇阁，故碣无数，旧称有三百禅室，号曰小西天。增废先后无常，大约皆是唐贞观中所遗也，岁久俱湮废。维台子寺、玉皇阁尚存，今有喇嘛三百余人，住持大寺。其西有缁衣僧，募建圣寿寺，内有元太子喃答失重修碑记刊名。两山南北对峙，中有药泉水东流。”

1954年，美术史学家史岩调查文殊山时，众多寺院尚未被破坏。据记录，前山时代较早的寺院有台子寺和玉皇阁，都是唐贞观中所创建；圣寿寺始建于北魏，元代喃答失太子重修的碑记尚存；此外还有几个喇嘛教的大经堂。而后山的寺观数量更多，其中道观较多，有斗姆宫、三皇宫、无量殿、眼光娘娘殿、灵官殿、三义殿、药王殿、翠云宫、龙王宫、玉皇宫、三清宫、城隍殿、东岳庙、罗祖宫、山神殿、十王殿、仙姑殿、日月宫、玉皇楼、王母宫、五圣宫、百子阁、无极殿、普度宫、文昌宫、财神庙等，佛教寺院较少，有千佛楼、观音洞、地藏寺、文殊寺、闪佛寺、睡佛寺等。可知清初文殊山已成为佛、道、儒混合，中国传统神仙与藏传佛教混杂的石窟寺。1956年酒泉博物馆刘兴义先生对已废弃的文殊山石窟寺遗址调查，统计寺院庙宇共有138座，石窟18个。^①后山所余石窟最多，有110个。后山石窟又可以细分为谷西、低台、后西坡、山顶、高台五个区域，其中谷西区30个，低台区20个，后西坡区17个，山顶区30个，高台区13个。

二

文殊山石窟的开创年代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据。原在前山圣寿寺中保存的元泰定三年（1326）喃

^① 甘肃省酒泉地区酒泉史话编辑组编《酒泉史话》，1984年编印。

答失太子所立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现藏肃南县博物馆。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①图4）记载：“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我今坐叉合歹位，将寺宇翻盖重修，普渡沉沦，于佛会中，同得受生。”修缮后的文殊寺“寺宇周成，梁材整台，殿方高墙，壁乃彩绘，圣容间金，而无色糝就，宝瓶琉璃，结砌周全，钟楼碑楼，工成成就，周围垣墙，悉成已毕”。从1326年上推800年，即526年，为北魏孝昌二年，说明在北魏孝昌年间以前文殊寺已经建立。根据目前的研究，有北凉说和北魏说。

1954年史岩调查后认为文殊山最早者为北魏洞窟。^②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进行了调查，发表的报告认为文殊山石窟的早期洞窟与河西金塔寺、天梯山等石窟都属北凉创建。^③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宿白教授，提出了凉州模式。其结论为：“我们考虑凉州模式

似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五凉石塔和炳灵第一期龕像；晚期可参考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第二期龕像。”^④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马世长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裕群先生、研究生暨远志等再次对河西早期石窟进行了考察，之后暨远志撰文认为文殊山前期洞窟（9、10、11、12窟）和后期洞窟（7、8、1、2、3、4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属于北魏太和及稍后的北魏时期。^⑤2016年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宝玺先生出版了其新著《河西北朝石窟》，认为文殊山石窟始建和主要洞窟的年代为6世纪中，相当于莫高窟北朝石窟的第三期，其中前山两个中心柱窟（千佛洞、万佛洞）为北魏时期，后山两个中心柱窟（千佛洞和古佛洞）为



图4 文殊寺碑

①耿世民《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②史岩《酒泉文殊寺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③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65年第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西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⑤暨远志《酒泉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西魏时期开凿。^①

西夏占领河西走廊时期（1036—1227）重修重绘。“武威郡海藏寺僵口真”到此礼佛并画有供养像。西夏重绘壁画有万佛洞的《弥勒经变图》等。元泰定三年（1326），太子喃答失重修文殊山寺院，并立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元代在千佛洞重绘有布袋和尚等壁画。1244年元太宗窝阔台皇子瑞化布施修建文殊殿，在凉州住锡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曾到文殊山一代弘教。元末，萨迦派衰落，格鲁派兴起，文殊山变为黄教寺院。明代万历年间，黄教首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对文殊寺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重修甘肃新志》记载，清光绪三年（1877），文殊寺院遭战火焚毁破坏。

1910年俄国的马洛夫在酒泉文殊沟发现了一件清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写成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②结合万佛洞现存的明清时期的回鹘文题记，说明明清时期信仰佛教并使用回鹘文的佛教信徒把文殊山作为其圣地。

杨富学对文殊山前山万佛洞壁画上师像的研究认为“通过对文殊山万佛洞壁画的全面观察及历史背景的探究，庶几乎可以认定，万佛洞现存壁画大多应为元代之遗墨。今天所见文殊山石窟的基本规模，大致就是在元朝后期幽王家族统辖河西时期底定的。万佛洞所见上师像，应为蒙古幽王家族重修文殊山石窟时绘制的，其有可能就是这次修复活动的主持者。”^③似乎否定了该洞窟大部分表层壁画为西夏时期的认识。

三

文殊寺石窟现存洞窟据调查仍有120多个，现编号12个，其中北朝中心柱窟8个（1、2、3、4、7、8、9、10窟），北朝方形窟（佛殿窟）1个（第11窟），北朝禅窟1个（第12窟），覆斗顶方窟1个（第6窟），元代横券顶横方形窟1个（第5窟，文殊寺）。

第1窟（前山万佛洞）位于前山区独立的一座小山头上，窟门向南。单室中心柱窟，平面方形，券顶（图5）。窟宽5.7米，深5.8米，高3.71米。中心柱有高基座，柱身分两层，上下收分，每层每面各凿一尖椭圆拱形龕，中心柱正面上层为阙形龕。束莲龕梁，覆莲柱头及柱础。龕内均塑一坐佛，龕外塑二胁侍菩萨像。造像大部残损，尚存残躯十多身。中心柱正面龕外剥离出来的底层壁画绘制菩萨及弟子像。四壁不设龕，绘制壁画。底层壁画为开窟原作。表层为西夏重绘，正壁（后壁）绘大日如来及千佛。左右壁画弥勒上生经变及西方净土变（残）。前壁画布袋和尚、坛城图、供养人、上师和比丘尼对坐。其中弥勒上生经变画绘于左壁中上部，原画面保存完整，可惜20世纪90年代被人为铲去一部分，导致画面目前不全。该经变画是玉门关以东地区最为完整的西夏时期大型经变画

^① 张宝玺《河西北朝石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② B.B.Радлов-С.Е.Малов, Suvānnaprabhāsa. Сум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баки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р.343.

^③ 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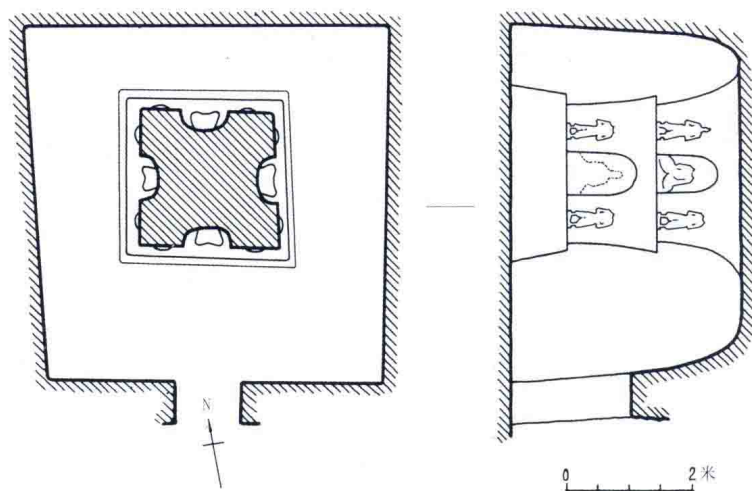


图5 文殊山前山万佛洞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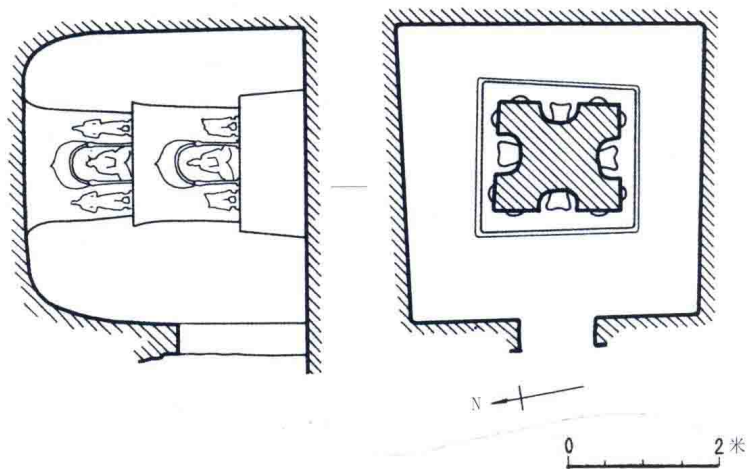


图6 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平剖面图

作品，价值极高。张宝玺等学者对之做了释读研究。^①窟顶绘一周站立的佛像，根据其特征，被认为是凉州瑞像形立佛像。^②窟四角上层绘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下层绘须大拿施舍本生、法华经譬喻品等佛教故事。窟壁面下部绘有回鹘文榜书题记的贤愚经壁画15方，现存波斯匿王丑女、海神问船人、须阇提割肉奉亲、尸毗王割肉贸鸽、萨埵舍身饲虎、沙弥守戒自杀、一女拜佛等8方。每幅壁画侧都有回鹘文榜题，应是根据回鹘文《贤愚经》所画。^③另外壁面还有一些回鹘文游人题记，部分经过释读，最早的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最晚的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④表明文殊山石窟在明清时期有居住于走廊南山的信佛的回鹘后裔来此礼佛，有些学者称之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⑤

该窟左侧紧邻有一洞窟，内部已无任何遗存，底部略平，顶部及四壁风化不太规整。此窟与万佛洞显然构成一种组合，其性质已不明，但与礼拜窟的组合，大致可以判断其应为禅窟或僧房窟。

第2窟（前山千佛洞）位于前山万佛洞东面山崖上，窟门向西(图6)。平面方形中心柱窟，券顶。窟宽3.94米，深4米，高3.60米。中心柱有高基座，柱身分二层，上下收分，每层每面各开一龕，中心柱顶端画菩萨天宫凭台。窟壁不设龕。中心柱每层每面各开一尖椭圆拱形龕，龕内塑坐佛，龕外塑二胁侍菩萨像，造像大部分残损。三壁壁画分段式布局明显，与莫高窟北朝期洞窟壁画

① 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西夏壁画内容》，《1983年全国敦煌学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张小刚《凉州瑞像造像研究——以敦煌地区为中心》，敦煌研究院编《2014敦煌论坛——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

③ 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西夏壁画内容》，《1983年全国敦煌学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⑤ 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分段布局的形式大体一致。窟顶部绘伎乐飞天一周。四壁上上部绘千佛图，右壁中部绘说法图，右壁和前壁下部绘十方佛，千佛均有题名。下栏画男供养人一排三十多身，着交领宽缘拽地袍服。下为忍冬纹带饰，三角垂帐纹。

窟口外门两侧壁面对称各有一小龛(图7)，因已无造像等遗存，无法判断其性质，但这种形式似与莫高窟第272窟有某种联系。莫高窟第272窟窟门外两侧各有内塑一禅定僧的小龛，分别编号272A、273（图8）。其实第272窟外的这两个小龛完全可看作是与主窟相关联的遗存，显示了这个窟的禅观性。莫高窟其他北朝洞窟因崖面的不完整性以及原崖面被覆盖，已难以知道其原窟外立面的状况，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已不可知。但第272窟这种比较明显的窟外立面的布局，显然与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情况相似，值得我们关注二者的关系以及洞窟功能性的问题。

该窟东侧紧邻有一残中心柱窟，虽未经清理，但从残迹看窟形与该窟大致相同，当为同时期开凿。西侧有数个没有遗存的方形窟，不排除有僧房窟或禅窟的可能性，可能与中心柱窟构成一种组合，需要进一步考察。

该窟也经西夏重修，对中心柱上的壁画进行覆盖，各龛龕楣皆画西番莲卷草纹。中心柱除正面外，其他各面每龛两侧上方各画一组十佛像，均面向佛龛侧身而坐。前壁中栏正中绘具有西夏趣意的供养人一方，内画两僧人盘膝对坐，左供养人着圆领衣，腰束带，手拿博山炉，右供养人着交领衣，胸部束带，手捧花枝。中间供一覆钵式佛塔。



图7 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外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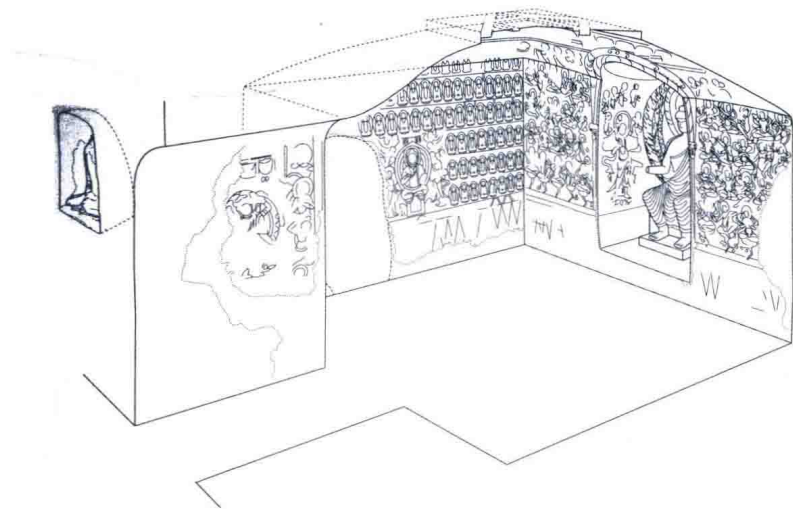


图8 莫高窟第272窟透视图（图来源于《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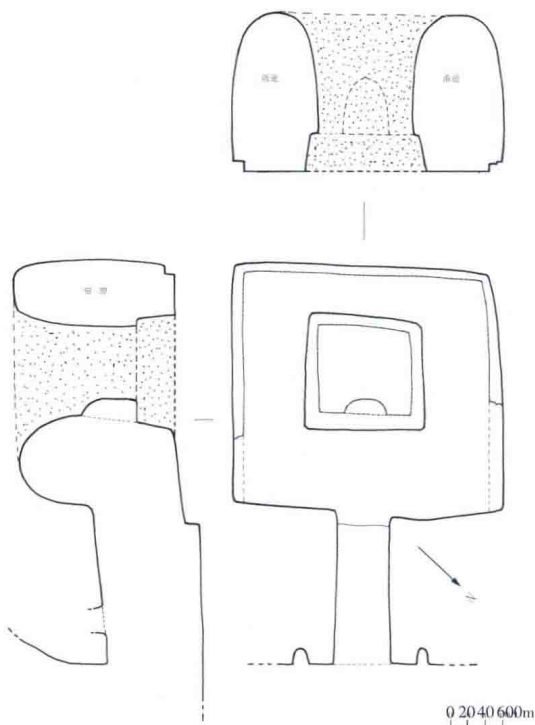


图9 文殊山后山千佛洞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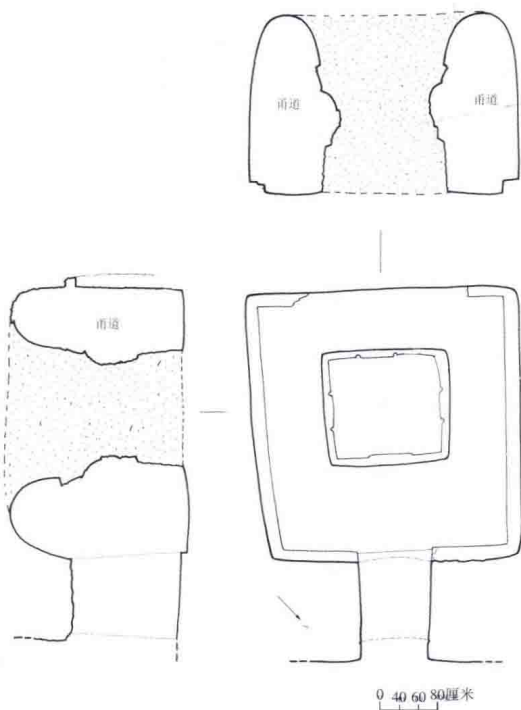


图10 文殊山后山古佛洞示意图

第10窟（后山千佛洞）位于后山区西侧的半山崖壁下部，窟门向西北。平面方形中心柱窟，进深5.3米，宽5.8米，高3.9米（图9）。中心柱下部有基座，每面宽2.18米。柱身仅在正面开一龕，龕内塑像已毁，其余三面不开龕。中心柱正面龕内西夏画背光，四周光焰铺满全壁。其余三面上部绘坐佛一排，其下绘说法图一铺，均为西夏重绘。

甬道顶为券顶，顶部壁画为北魏时代原作，中心柱前顶绘平棋6方，左右各绘平棋4方，后部顶绘平棋5方。右顶与后顶交接处画飞天2身，左顶与后顶交接处画孔雀2组。

四壁壁画均为西夏重绘，上部较完整，下部均有不同程度毁损。上部为斗拱图案，与顶部的平棋图案相接，拱眼壁间各画一圆圈内坐佛。斗拱壁画上还隐约透出底层壁画，似为天宫伎乐。左右两侧壁和后壁内容大体一致，斗拱下部为云中佛像，每一组均在圆圈内画3身佛像。壁面中央为一身较大的坐佛，下部描绘大海。前壁中央为圆圈内三座殿宇建筑，两侧为菩萨诸天形象。

本窟烟熏损毁严重，但窟顶壁画保存了北朝时期的原作，特别是平棋图案与新疆克孜尔、吐峪沟等石窟壁画风格接近，明显受到西域风格的影响。该窟中心柱正面开一龕的形式是龟兹石窟中心柱的主要形式，莫高窟最早可见于北朝第二期洞窟的第259窟，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第4窟也是这种形式，东部地区的响堂石窟北齐洞窟如南响堂第2窟、北响堂中洞也出现了这种窟形，它们的渊源值得探讨。

后山古佛洞（第7窟）位于后山区千佛洞正上方，窟门朝西北向。方形平顶中心柱窟，进深5.32米，宽5.10米，高3.7米（图10）。甬道两壁为明代壁画，有弘治十年（1497）题记。中心柱共分2层，其下为座基。上层绘壁画，下层每面各开一尖椭圆拱龕，龕身较高。

龕楣浮塑，宽大，龕拱及龕柱高浮雕塑出，龕柱上有略呈圓形的柱頭，下部有柱礎。龕內塑佛像，龕外兩側各有一脇侍菩薩，塑像均經後代改修。塔座四面畫供養菩薩。下層龕楣畫飛天蓮花圖案，龕外畫菩薩和弟子像。上層不開龕，正面畫涅槃變一鋪。左右側壁各畫淨土變一鋪，後壁被損毀。前壁門上繪兩幅水月觀音圖，



图11 后山禅窟所在区域

其中右側一幅畫面中有西遊記唐僧取經圖。前壁門右側繪一幅摩利支天像，價值較高。^①

第12窟（禅窟）位於後山千佛洞對面山嶺上獨立單元中間，窟門向南（圖11）。為一典型的禅窟群，窟平面縱長方形，縱券形頂，窟寬2.5米，進深5.25米，高2.25米（圖12）。左右面各開四個小禅室，正面開兩個小禅室。小禅室進深1米左右，寬1.16米，高1.27米，僅能容一人。這種禅窟形制來源於印度，在西域龜茲及敦煌石窟均有遺存，如蘇巴什佛寺遺址，莫高窟第268窟、第487窟、第285窟等。與該窟相鄰還有數個洞窟，其間的關係期待將來的考古工作。

文殊菩薩殿又稱台子寺，當為太子寺的變稱。根據喃答失太子所立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所記載的文殊寺當指該寺。位於前山區山前地帶平緩處，窟坐北向南。前殿後窟形式。洞窟為平面方形穹隆頂佛殿窟。洞窟壁面及頂部繪制壁畫有兩層，下層壁畫現被覆蓋，內容不詳，說明該窟在元代之前就已有，表層壁畫即為重修時所繪。四壁繪文殊菩薩像，該窟西側存殘中心柱窟一個，柱體兩側及後部甬道呈券形，與其他幾個中心柱窟相同（圖13）。由於該窟與旁邊的佛殿窟相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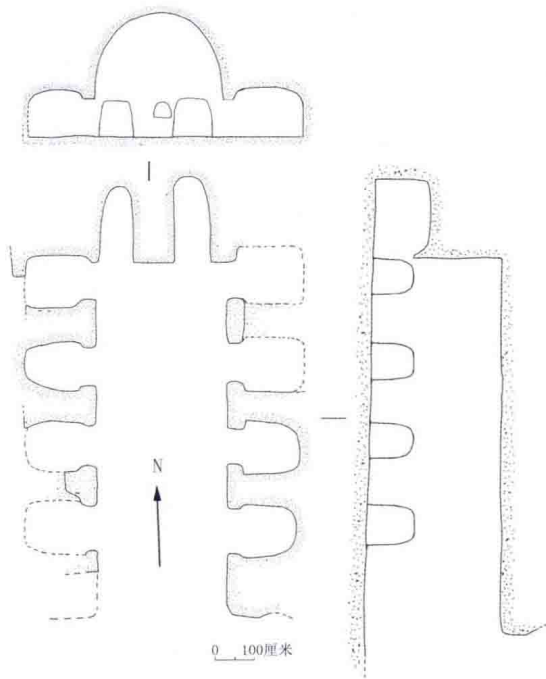


图12 文殊山后山禅窟（第12窟）

① 张小刚、郭俊叶《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

可能构成一种组合，因此推测佛殿窟的年代也为北朝时期。窟内主尊造像已不存，现为新造的文殊菩萨像，根据元碑的记载，可知原造像即为文殊。文殊信仰源于五台山，莫高窟第61窟为大型的文殊堂，窟内佛坛塑像主尊为文殊菩萨（已不存），正壁绘制大型五台山图，与五台山佛教圣迹与化现等场面相结合的文殊变又见于榆林窟第19窟、第32窟，这些都营构出了河西地区五台山信仰的神圣空间。文殊山文殊殿虽没有绘制五台山图，主尊及壁画皆为文殊菩萨，窟顶绘制坛城图，显示该窟为文殊信仰的坛场，与莫高窟、榆林窟的文殊变不同的是，文殊山石窟的文殊信仰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表明自西夏以来至元代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的流布。

四

文殊山石窟群的调查与研究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重点在于有造像与壁画遗存的有限的几个洞窟，且多集中于对早期洞窟的年代讨论，截至目前仍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本世纪初敦煌研究院承担了河西地区中小石窟的调查，也仅限于几个中心柱窟。故文殊山石窟的考察与研究远未达到系统全面科学的程度，诸多问题还不清晰，其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该石窟寺虽然规模宏大，但其完整性较差，只有少数几个洞窟有壁画和造像遗存，绝大多数洞窟和寺院破坏极其严重，而对于残毁无造像与壁画遗存的洞窟截至目前仍未得到有效的管理与保护，塌毁洞窟的考古工作从未进行，甚至连基础的资料信息都没有，自然也不被研究者所重视，弃之不管；第二，洞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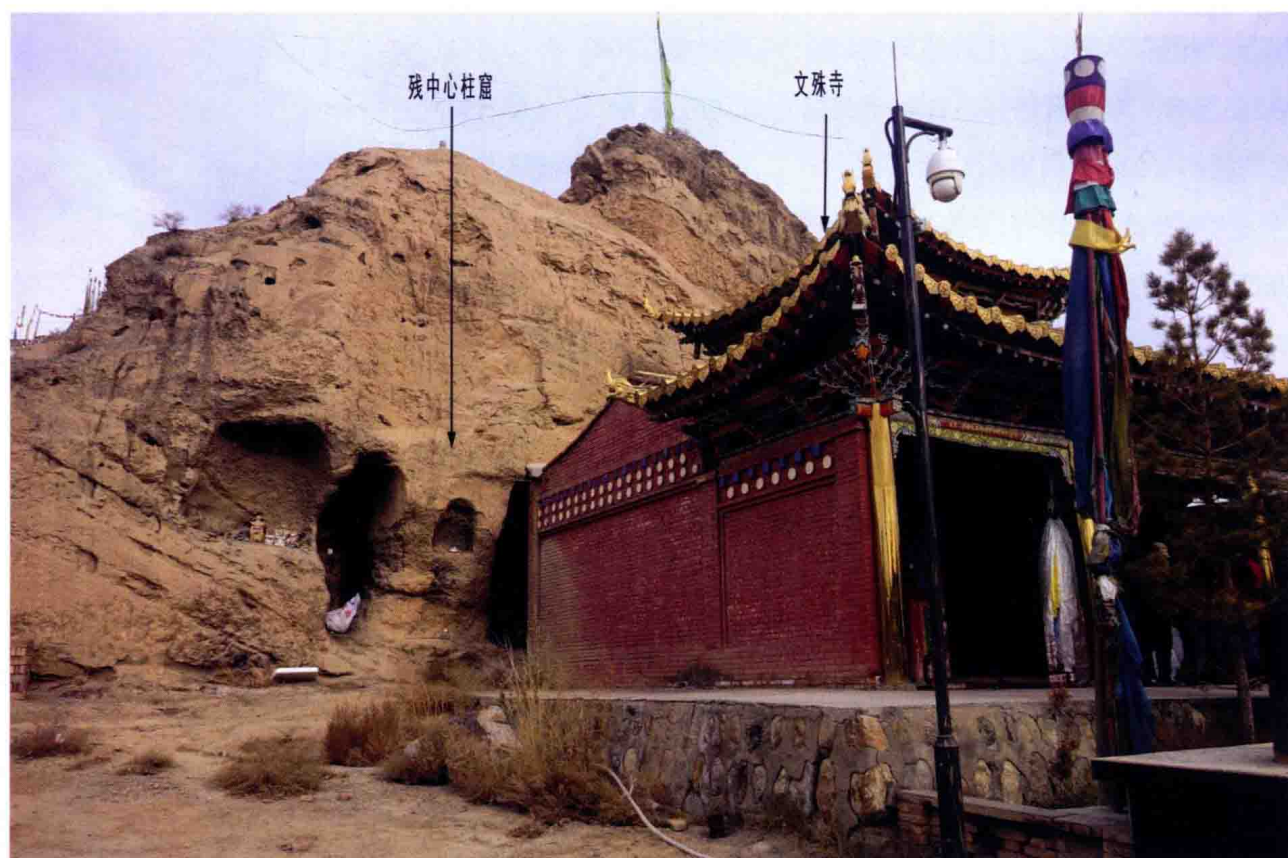


图13 前山文殊寺和残中心柱窟